



清广彩开光波斯文人物花卉纹碗。



清乾隆广彩帆船纹茶具。

闲话广彩瓷器

文\本刊特约撰稿 李剑

广彩是广州织金彩瓷的简称,亦称为广东彩,是在继承五彩、粉彩工艺的基础上仿照西洋表现手法,根据海外市场需求烘烧制成的低温釉上彩瓷,因纹饰大量使用金彩,风格艳丽而得名,是以运到广州的景德镇产的素白瓷坯为胎,由广州的艺人根据外商需求和喜好,施加彩绘后入炉经700℃—750℃烘烧而成的釉上彩瓷器。

这类瓷器起于清代康熙之间,盛于乾嘉时期,终清一代不绝,流传至今。其以“绚丽华丽、构图繁密、金碧辉煌”闻名于世界,以“堆金织玉”技艺特点别具一格。

广彩瓷器工艺复杂,具体制作技艺一般分为五步:第一步是在白瓷坯上起稿,确定主题和图案;第二步是描线,根据之前的草稿描绘出更加具体的线条;第三步是上色,用水青、西红、大红、大绿、麻色等颜色进行填色;第四步是织金,在色彩艳丽的图案周边描金。第五步则是进入炉中烘烧而成。每件作品的完成,都凝聚着工匠们的心血与智慧。

有清一代,广彩瓷器多销往欧洲,产品以“式多奇巧,岁无定样”为特色,欧洲的洛可可风尚对广彩瓷器的影响较为明显。在绘画技法上除了延续中国传统画法外,也引入西洋绘画的透视技法,尤其是深受西方油画和版画的影响,用彩厚重。纹饰多用“S”形的线条装饰,色彩明艳。

在造型方面表现出强烈的中西合璧的风格。除了艺术欣赏和装饰类的器物保留中国大多传统式样,为了适应欧美市场,根据西方人的生活方式而定制,生产出大量的具有生活实用性的器皿,如餐具、咖啡具、茶具、啤酒杯等。这些器皿常常都有不同的搭配系列,除了配备各式不同规格的盘、碟、碗之外,还有调味瓶、甜点杯、水果碟、烛台等多种样式的陈设摆件,这些组合又因不同国家的生活习惯而有所不同。

在装饰方面既糅合了中国画的神韵也吸收了写实的西洋画风,手法十分巧妙,根据不同器形采取不同布局来进行装饰。在构图方面,嘉庆以前有构图丰满和疏朗两种特点并存的现象,道光以后则基本上都是丰满为主,较少留白。但不论哪种构图方式都很注重边饰和开光的应用。其中常见“满地开光”的手法,在框内安置主题内容,框外绘制各种花鸟图案为辅饰或采用锦地装饰,主次分明。

广彩瓷器从出现到今天,已走过三百多年历史。作为中国瓷器发展鼎盛时代的贸易产物,在造型、装饰等不仅保留了具有东方内涵的传统装饰,也迎合了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生活和审美需要,是我国与世界各国人民经济与文化艺术交流的艺术结晶。

堆金织玉 闻名于世 清广彩开光波斯文人物花卉纹碗

文本刊特约撰稿 李剑

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典藏的千余件工艺精湛的外销器物中有一件清广彩开光波斯文人物花卉纹碗,敞口,弧腹,圈足。口径39.7厘米,底径9.3厘米,高30.9厘米。碗整体以蓝紫色彩料为地,内外共绘制19个开光图案、52个人物。外壁口沿、腹部及圈足各绘一圈带状钱纹,饰以“C”字形线条构成的六扇形开光和两双圈开光图案。扇形开光内绘人物纹和花鸟瓜果纹,两两间隔。碗内及碗心共有七层纹饰:第一、第三和第五层为钱纹;第二层为缠枝花卉纹;第四、第六层均以缠枝花卉纹为地,分别饰六开光及四开光,开光内绘花鸟纹和人物纹;第七层以金彩饰双圈开光花鸟纹图案。主题纹饰描绘了人们聊天、会友等生活场

藏品凸显异域风情

景,画工将男子与仕女交谈时的动作、神态刻画细腻,整个画面呈现出轻松、悠闲的氛围。与其搭配的是具有岭南地方特色的花鸟纹、凤眼果纹、佛手纹,整体纹饰极具生活气息,此类纹饰搭配在广彩瓷中较为常见。双圈开光内以金彩书波斯文,铭文译文为“由尊敬的陛下,光荣的、卓越的、高贵的、威严的马苏德·米尔扎·策尔·索尔坦·阿明杜乌拉订做,伊斯兰历1297年”。

此件广彩并无特别来样定制的特点,纹饰属于19世纪中晚期的广彩瓷器样式,其波斯文铭文是最突出的定制特点,应属于看样定制。其造型端庄大气、构图细密饱满,纹饰及色彩既体现中国的传统风格,又突出了其异域风情。

伊朗皇室高级订制

从该件瓷器的制瓷工艺、铭文、纹饰综合来看,应为清光绪年间的伊朗卡扎尔王朝定制广彩瓷器,是伊朗卡扎尔皇室贵族使用的高级器物。与该件文物一同入藏的还有5件碗、3件盘,虽大小有别,但波斯铭文相同、纹饰主题相似,可能为同一套定制产品。从波斯文可知,定制人为马苏德·米尔扎·策尔·索尔坦·阿明杜乌拉,订制时间为伊斯兰历1297年,相对应时间为公元1880年,即清光绪六年。据资料记载,马苏德·米尔扎·策尔·索尔坦(1850年—1918年)是波斯卡扎尔王朝第四任君主纳赛尔丁·沙的长子,但因其母亲为平民,他无继承王位的资格。其于1866年被任命为伊斯法罕的总督,他在那里统治了33年,几乎没有间断。于1879年被国王授予“伊尔·苏丹”头衔,从那时起,他将当时伊朗最大的经济和贸易中心伊斯法罕转变为自己的准皇家统治,并开始从中国定制大批拥有自己独特风格的瓷器。

销往中东、阿拉伯地区的广彩瓷器,主要集中出现在19世纪中晚期,内容或与伊斯兰教有关,或是记录了定制的相关信息。此类带有波斯文或阿拉伯文广彩器物大多为定制之物,工

艺精湛,制瓷原料较好。销售目的地有今天的伊朗、埃及等地,以大碗、大盘等器型为主,器物的纹饰基本上都是大红、大绿、大金的风格,在开光内绘岭南地方特色的花鸟瓜果纹饰和人物纹。铭文的末尾一般都带有伊斯兰纪年。此类器物应是作为宗教活动使用而订制的器物或生活用器。

目前所知这类广彩瓷数量极少,较为珍稀。

北美致远堂藏清广彩古兰经文人物花卉纹大盘,盘心以三组人物、花鸟对称开光装饰,以蓝料为地装饰花卉纹,盘的中心用金彩书写古兰经的经文,与此件颇为相似。在广东博物馆也收藏有两件类似藏品,一件是清光绪时期的花鸟盘,盘心以墨彩书波斯文:“穆罕穆德·阿里订购,拥有者为商人卡沙尼,1311年。”另一件是清道光时期的广彩大碗,碗内外壁绘开光人物纹,外壁四开光内有金彩波斯文,内容大致是夸赞订制者菲鲁兹·米尔扎·努斯拉特·艾道拉高贵、大碗的光彩夺目及定制时间为伊斯兰历1267年。这些文物为研究19世纪阿拉伯的历史、文化、宗教、审美趣味提供了难能可贵的实物资料,是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见证。

唐宋以降,海上丝绸之路逐渐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通道。其中的“南海航线”,是从广州、徐闻、合浦出发,穿过南海诸岛,经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而后西行至阿拉伯半岛、欧洲、非洲东部等。

18世纪至19世纪中西海贸背景下经“南海航线”行销诸国的瓷器、银器、牙雕等各类器物颇为风靡,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一次相遇,洋溢着中国的传统风格和审美趣味,又散发着西洋的异国情调和艺术风尚,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在西方掀起了“中国风”的时尚潮流,形成新的文化趣味,创造新的时代风尚,成为中西文化对话与融合的历史见证。这当中,广彩陶瓷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海南岛位于“南海航线”的交通要道上,不仅是来往南洋各商船的寄泊港与补给站,亦成为中外贸易往来的重要口岸和中转之地,乃有“千帆不隔云中树,万货来从微外舟”之盛况。基于这样的历史积淀与区位优势,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一直将外销器物当作重点收藏方向之一。



本版图片均由陈晓静摄
清广彩人物纹大碗。